



DER PAPALAGI

帕帕朗基

一个土著酋长关于现代人文明生活的意见书

[德] 埃里希·索伊尔曼 著
王泰智 沈惠珠 译



《帕帕朗基》初版发表于1920年，数版之后便遭遗忘。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大学生运动在欧洲兴起，《帕帕朗基》的价值才被真正发现，被誉为“环保者的绿色圣经”。此后，这本小书被译成多种语言行销世界各地，仅德语版就发行了170多万册，日文版重印78次，全球销量超过1700万册。



海南出版社



DER PAPALAGI



帕帕朗基

[德] 埃里希·索伊尔曼 著

王泰智 沈惠珠 译

海南出版社

DER PAPALAGI : DIE REDEN DES SUDSEEHAUPTLINGS TUIAVII AUS
TIAVEA by ERICH SCHEURMANN

Copyright: ©2000 by OESCH VERLAG AG, ZURICH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OESCH VERLAG AG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文简体字版权 © 2003 海南出版社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版权合同登记号: 图字 30-2003-138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帕帕朗基 / [德] 索伊尔曼(Scheurmann, E.)著; 王泰智译. —海口:
海南出版社, 2004.3

ISBN 7-5443-1255-0

I. 帕… II. ①索…②王… III. 环境保护—普及读物 IV. X-49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17958 号

帕帕朗基

作 者: [德] 埃里希·索伊尔曼(Scheurmann, E.)

译 者: 王泰智 沈惠珠

责任编辑: 尚红科 欧大伟

整体设计: 蒋宏工作室

印刷装订: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 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 编: 570216

电 话: 海口 0898-66812776 北京 010-62142290

E-mail: hnbook@263.net htyg999@vip.sina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: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787 × 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: 5

字 数: 50 千

书 号: ISBN 7-5443-1255-0/C · 38

定 价: 20.00 元

【版权所有,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。



帕帕朗基：即白种人、陌生人。**帕帕朗基**的本意是穿破蓝天之人。在萨摩亚登陆的第一个白种人传教士是乘帆船来的，土著人把远处的白色帆船看成是蓝天中的一个破洞，白种人就是穿破这个洞，来到了他们的身边——他穿破了蓝天。

..... 精彩片断



如果白种人想做点什么事情，或者他心里有了某种欲望，比如想去晒晒太阳，或者在河上划划船，或者去爱他的姑娘，但他只要一想到：我没有时间去寻找作乐，那他原来的想法就会一扫而光。时间其实是有的，只是他怎么就看不见。他可以谈起剥夺他时间的上千种事情，甚至蹲在那里嘟囔着说，他不愿意干这些没有乐趣的工作，可实际上并没有人强迫他，而是他自己强迫自己去工作的。如果他突然发现他有了时间，时间确实存在，或者别人给了他时间——帕帕朗基经常相互送时间，而且这是最受赞扬的一件事——可他却又没有了兴趣，或者因为工作过于疲乏而没有了愿望吧。经常的情况是，尽管他只是今天有时间，却总想明天才去做。



上帝的要求是让我们能够吃饱，能够有一个屋顶罩在我们的头上，能够高兴地参加村头广场的庆祝活动。这样的工作看起来似乎很少，我们看起来似乎没有职业，但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和众多岛屿上的兄弟们在工作时却是快乐的，从来没有烦恼。当然最好是什么都不做。这一点正是我们和白种人的区别。帕帕朗基一说到他们的工作，就连连叹气，好像身上的负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；萨摩亚的年轻人却唱着歌走向野芋田，少女们唱着歌在湍急的小溪里洗她们的遮羞布。伟大的神灵肯定不愿意看到我们的面孔在职业中变得灰青，像癞蛤蟆和小爬虫那样在海湾中爬来爬去。他的愿望是看到我们能够骄傲地挺直腰板去干工作，永远是一个有着欢快眼睛和灵活肢体的人。

精彩片断



帕帕朗基的生活，有点像这样一个人，当他乘船前往萨瓦伊，刚刚离开岸边时就开始想：我得用多长时间才能到达萨瓦伊呢？他在思想，他并不观赏旅途中美丽的风景。很快，左岸出现了一座山梁，他的眼睛刚刚看见，他就不得不想，山梁后面有什么呢？在这样的思考中他忘记了和船上的水手一起唱船歌，也没有听到少女讲的快乐的笑话。港湾和山梁远去了以后，他又开始了新的思考：今天晚上会有风暴吗？是啊，会不会来风暴呢？他在明亮的天空中寻找乌云，他老是想着风暴可能会来，但风暴没有来。到了晚上，他平安地到达了萨瓦伊。对他来说，就好像根本没有经历过这次旅行，因为他的思想始终远离他的身体和舟船，还不如他留在乌波卢的家里更好。

序言

遮羞布、花纸片和爬爬虫

蔡天新

在南太平洋那片远离陆地的汪洋中，散落着许多不为我们熟知的岛屿和种族，它们有的连名字听起来都让人觉得陌生。可是，也有的却因为某种古怪的习俗、景观甚或意外的事件、人物名闻遐迩。例如，复活节岛上的石像之谜，汤加人以肥胖为美，瑙鲁是世界上最小的共和国，塔希提由于法国画家保罗·高更的到来享有盛名，而在南太平洋的十字路口——斐济，新近诞生了一位高尔夫球手维杰·辛格，主要是由于他的出色表现，使得球王泰格·伍兹在过去一年的四大满贯赛事中颗粒无收。

现在，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新书《帕帕朗基》，又凸现了一座群岛的名字——萨摩亚 (Samoa)。萨摩亚位于南纬 13 度至 15 度之间，东经 180 度附近，它迫使国际日期变更线东移了数百公里。这座群岛的面积



仅 3000 多平方公里，人口约 20 万，却分割成两个国家（地区），东边的隶属美利坚合众国，西边的号称独立的萨摩亚（即西萨摩亚）。虽说这两个地方通用英语，帕帕朗基（Papalagi）却是地地道道的萨摩亚语，它的本意是穿破蓝天之人，转意为白种人、陌生人。

《帕帕朗基》的故事借乌波卢岛（Upolu，西萨摩亚主要岛屿，首都阿皮亚所在地）上一位酋长（Tuaviis，音译为屠牙威）之口说出，对现代人沾沾自喜的文明提出了尖锐的批评。开篇《帕帕朗基的遮身之物》抨击西方人“脖子以上才值得欣赏，因为那里驻守着精神、一切好的和坏的思想”，在崇尚裸体、私生子众多且不以为耻的萨摩亚，人们难以容忍任何羞涩的行为和习俗：“在赤裸的身体上，裹一层用一种植物的纤维制成的白色薄膜，被称为内衣”，“大腿和小腿直到肚脐，穿着从下向上拉起的遮羞布，是所谓的内裤。”

80 多年后的今天，这一景象已有所改变，我们经常看到这样那样的视觉新闻，成千上万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聚集在一起拍摄裸体照，以表明他们抗拒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决心。看来《帕帕朗基》所要表达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，德文版和日文版的发行量就是一个例证。

尽管如此，作者并不隐瞒西方文明取得的成就，例如，他把电话描绘成“只需要把要说的话吹到一根金属丝中去就行了，它们就像长长的藤条把各个石头岛屿连接起来，它们可以像飞鸟一样快地到达你所指定的地方。”

接下来的一篇讽刺文明人居住的房屋，把它们比喻成“石头匣子”，于是，门铃就成了“小巧的女性乳头仿制品”，浴缸像一只特别大的“大碗”，“比一个酋长的坟墓还要大”。在我看来，这与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勒内·马格里特的作品无异，但绝无摹仿或抄袭的可能，因为这本书的首版年份（1920）比起马格里特抵达巴黎参加先锋派运动还早了七年。屠牙威叹息道，人们“相互之间几乎不知道对方的姓名，如果他们在（石头匣子的）入口处偶然相遇，会不情愿地点头致意或者嘟囔一声，就像是相互敌视的昆虫。多么可怜，他们还得在一起生活。”

无数石头匣子在一起组成了城市，那里沙尘和烟雾无所不在，少有树木，少有蓝天，少有清新的空气和飘浮的白云。连接城市与城市的火车则成了“陆地舟”，“那是一种很长的像毛毛虫一样的东西，不断吐着烟雾，滑行在长长的铁条上，走得很快，比十二个



人划独木舟全速行驶还要快”。屠牙威同情这些住在“夹缝”（街道）里的“夹缝人”，他们“从未与伟大的神灵面对面”，“就像是海湾中的爬虫，甚至还不如爬虫，因为爬虫的周围至少还有晶亮的海水，阳光还能够照射到它们的身上。”说得多么精妙和有预见性啊！恐怕那时候世界人口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一。

下一个抨击的对象轮到金钱，虽说白种人和屠牙威一样信仰基督，但他们“真正的上帝并不是爱，而是一个个圆形的金属块和一张张贵重的花纸片，他们把这叫做钱”。为了揭露白种人崇拜金钱的丑恶嘴脸，作者让酋长参加旅欧观光团到文明世界游历了一番，结果他发现，“帕帕朗基没有时间”，“太多的东西使帕帕朗基变得贫乏”。“我在欧洲只找到了一样东西是不需要花钱的：那就是呼吸空气。但我相信这是人们把它给忘记了，而且我敢说，如果欧洲人听到我这句话，立即就会为呼吸索取金属块和花纸片，因为欧洲人天天都在想方设法寻找要钱的理由。”

如果仅仅举上述具体的事例，这本书还只是比较有趣，它的后半部分主要谈论法律、机器、教育、光明这些形而上的东西，以及电影、报纸和书籍等精神

消费品。作者对私有财产、保护富人财产的法律尤其是贫富悬殊的西方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，“偷窃这个概念，岛民们是不懂的”。事实上，萨摩亚的土著居民还生活在完全的原始共有制度之中。“拉乌”这个词在萨摩亚语里的意思是“我的”或“你的”，西方语言里没有这样的词汇。在他看来，凡是我们所能看见的每一棵树、每一朵花、每一颗草，还有大海、蓝天、白云，都是神灵的手。人们可以抚摩它们，从它们身上获取欢乐，却不能占有。萨摩亚人最常用的问候语是：“我的就是你的”，这让我回忆起居住在亚马逊河边的一位巴西诗人对我的邀请：*mi casa es tu casa*（我的家就是你的家）。

令观光客屠牙威目瞪口呆的是，从榨汁机到飞行器，欧洲人拥有各种各样的魔法师，他们的手异常强大，而且永不疲惫。但他坚信，“尽快地达到目的并不意味着会有真正的收益”。为了说明这一点，酋长举例说，“同样是穿过一个村庄，如果我骑马，我会很快地穿过，很快地离开；如果我步行，我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，会受到朋友的邀请到他们的茅屋去做客。”

此外，屠牙威还对“幻影之屋”（电影院）和“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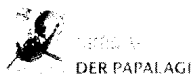
字的纸张（报纸）”评头论足。“如果你把这两样东西从帕帕朗基的生活中拿走，他们就会像涨潮时被冲到沙滩上的鱼”。以看电影为例，他认为“这个嗜好是一种病态，因为一个正常人所需要的，不是在黑暗中获取一点虚幻的经历，而是在明媚的阳光下拥有温暖而真实的生活。”其后果必然是，“很多人从幻影之屋出来以后，无法把它和现实生活加以区别，变得茫然不知所措，虽然贫穷，却以为富有；虽然丑陋，却以为美丽。”有意思的是，在21世纪的今天，电影观众的数量骤然下降了。

不仅如此，在今日中国，一方面那些祖辈居住在乡村的人们争先恐后地涌入城市，另一方面各种野菜相继成为各大饭店餐桌上的美味佳肴，许多生活富裕的城里人在节假日驱车到郊外去吃农家饭、玩农家乐、住宿帐篷，他们向往的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与屠牙威所称颂的颇为一致，这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正是现代人既已失去又在努力追求的。或许，这是佛教所宣扬的轮回学说的一种世俗体现，对此我认为可以用勒内·笛卡尔的二元论来解释，即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原本是分离的，它们各行其道，只受自身规律的支

配。同时，也与让·雅克·卢梭的观点相近似，他声称，“远古的野蛮时代是黄金时代。这并非因为他们是团结的，而是因为他们分离的。”

《帕帕朗基》的写作手法继承了《荷马史诗》以降欧洲文学的传奇风尚，短小的篇幅和奇妙的想象让我想起乔治·奥威尔的《动物庄园》(1945)，以及16世纪人文主义者托马斯·莫尔的《乌托邦》(Utopia)，后者借一位神秘的旅行者希斯洛第之口描述了一座虚拟的岛屿，以支持他的论点：共产主义是除掉私人生活和公众生活中的利己主义的惟一良药。《帕帕朗基》从一个独特超前的角度对发源于欧洲的西方文明进行反思，这对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我们应该是很有借鉴意义的。遗憾的是，屠牙威生活的年代略微偏早，没有看到美国的崛起和霸权行径，否则的话，他一定会惊诧于机器时代的蛮横无礼。

本书的作者埃里希·索伊尔曼是一位德国画家、作家，1878年出生在汉堡，1903年，他住在博登湖畔的康斯坦茨，在那里结识了赫尔曼·黑塞并成为挚友。1914年，他拿着一家出版社给的一笔预付款，独自来到萨摩亚群岛，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次年他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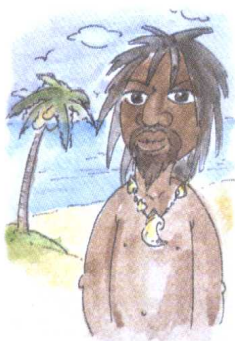
动身前往北美，在战争结束前夕返回德国。从1930年开始，他便住在黑森州一座叫 Armsfeld 的小镇上，直到去世。若要问出版商为何对萨摩亚感兴趣？那是因为19世纪末这座群岛曾被德国侵占，这是很晚才统一的德意志难得的一块海外领地。不料歪打正着，弄出一部被后人奉为“绿色圣经”的奇书，肯定是出乎约稿人的期望。

2001年早春，即南半球的初秋，我离开智利去澳大利亚访学，曾打算取道复活节岛、塔希提和西萨摩亚（如今去那里的每一位游客都需要获得新西兰政府的许可），为我的漫游史添加几座神秘的岛屿。没想到，这项横跨南太平洋的计划却因为一位法国签证官的延误改变了路线。结果，我绕道布宜诺斯艾利斯、奥克兰到悉尼，与南极洲擦肩而过，从而失去了拜访萨摩亚群岛的绝好机会。可是现在，我已经通过阅读《帕帕朗基》这部书稿得到了补偿，完全是个意外的收获，与此同时，我对那个喜欢喝卡瓦茶跳土风舞的民族的好奇心也愈发浓烈了。

2004年3月3日，杭州

作者引言

EINFÜHRUNG
VON
ERICH SCHEURMANN



屠牙威从未想过把这些演说稿拿到欧洲公开发表，更不要说印刷成书了。这些讲稿完全是为他的波利尼西亚同胞所准备的。^①我现在没有征得他的同意，甚至违背了他的意愿，把这些演说的内容介绍给欧洲的读者，只是出自我个人的信念，觉得这些内容对我们白种人和开化了的人们具有阅读价值。从这些演说稿中我们可以看到，一个还同大自然紧密拥抱的人是如何观察我们和我们的文化的。我们要用他的眼睛来审视我们自己，从一个我们永远不可能采取的角度来审视我们自己。尽管，特别是在某些文明的狂热鼓吹者看来，他的观察很肤浅，甚至很幼稚，或许还会有一种胡说八道的感觉，但我们还是希望有理智和有羞愧感的人们，能够深思一下屠牙威的某些话。但愿这些话能够促使我们进行自我反省。因为他的智慧来源于纯朴，

^①太平洋提阿维亚村酋长屠牙威，虽然还没有正式做过这些演说，却用当地的语言写出了草稿，现在把它译成德文。